續高僧傳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七

續高僧傳
卷第八

卷第九

續高僧傳卷第八

義解篇四　〈正紀十四　附見二〉

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

釋僧範，姓李氏，平鄉人也。幼遊學群書，年二十三，備通流略，至於七曜、《九章》、天文、筮術，諮無再悟。徒侶萬千，指掌解頤，誇矜折角。時人語曰：「相州李洪範，解徹深義；鄴下張賓生，領悟無遺。」斯言誠有旨矣。兼以年華色美，都無伉儷之心，思附法門，燒指而修供養。年二十九，栖遲下邑，聞講《涅槃》，輒試一聽，開悟神府，理思兼通，乃知佛經之祕極也。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。初學《涅槃經》，頓盡其致。又栖心林慮，靜其浮情。復向洛下，從獻公聽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，宗匠前修，是非衢術。後徙轍光師而受道焉，耽味慮宗，歲紀遷貿，既窮筌相，學志無雜。

乃出遊開化，利安齊魏，每法筵一舉，聽眾千餘。逮旋趾鄴都，可謂當時明匠，遂使崔覲注《易》，諮之取長，宋景造曆，求而捨短，大儒徐遵明、李寶頂等，一見信於言前，授以菩薩戒法，五眾歸之如市。講《華嚴》、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、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，各有疏記；復變疏引經，製成為論，故《涅槃》、《大品》等並稱「論」焉，《地持》一部獨名「述」也。然屬詞繁壯，不偶世情，亦是一家之作，故可觀採。而言

行相輔，祥徵屢降。嘗有膠州刺史杜弼，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，至《華嚴六地》，忽有一雁飛下，從浮圖東順行入堂，正對高座，伏地聽法，講散徐出，還順塔西，爾乃翔逝。又於此寺夏講，雀來在坐，西南伏聽，終於九旬。又曾處濟州，亦有一鴞飛來入聽，訖講便去。斯諸祥感眾矣，自非道洽冥符，何能與此？嘗講《華嚴》，輒有一僧加毀云：「是乃蝎斗，竟何所解？」當夜有神加打，死而復酥。其見聞者皆深敬異。嘗宿他寺，意欲聞戒。有僧昇座，將欲豎義，乃曰：「豎論法相，深會聖言，何勞布薩？僧常聞耳。」忽見一神，形高丈餘，貌甚雄峻，來到座前，問豎義者「今是何日」，答曰：「是布薩日。」神即以手搭之，曳于座下，委頓垂死。次問上座，搧曳同前。由是自勵至終，僧事私緣，竟無說欲。乃至疾重，舁而就僧，將終之日，延像入房，下牀跪地，惟悔宿觸而已。時當正午，遺誡而卒於鄴東大覺寺，時春秋八十，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。

初，範背儒入釋，崇信日增，寂想空門，不緣世務，口無流略之語，身絕非法之遊。隨得財賄，即施門人，衣食有無，未曾宣述。安忍善惡，喜怒不形，洗穢奉禁，終始如一。而留意《華嚴》，為來報之業，夜禮千佛，為一世常資。末歲年事既隆，身力不濟，猶依六時叩頭枕上。自有英悟之量，罕能繼者，而感通靈異，則事全難准云。

齊鄴中釋曇遵傳二

釋曇遵，姓程氏，河北人。少厭世網，投法光出家。而容色盛美，堂堂然也，恐染淨戒，還返俗焉。資學既明，允當時寄，有魏擢為員外郎。二十有三，情背朝官，復請光公以為師保。光以舊事，捨而不度，遵跪啓曰：「今沒命皈依，遠崇至道，如不允副，必從邪見，壞及三寶。」光審其情至，即度而授戒。因從稟學，功踰一紀，大乘頓教，法界心原，並披析義理，挺超時匠。手無異筆，而變他成己，故談述有績，而章疏闕焉。初出化行洛下，流演齊、楚、晉、魏，乃至燕趙，通傳道務，攝治相襲。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，德動貴重，傾心奉禮。年餘七十，舉為國都，尋轉為統。後少覺有疾，便坐誦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，卷了命終，卒於鄴下，時年八十有五。承化門人，罕繼其後。

初，遵賦志清高，無為立性，褰帷開户，標樹方遠，形無妄涉，口不俗談，動靜自嚴，不假方便，而敬愛宗師，罕階儔緒。光師終日，遵在齊州，初聞哀問，不覺從牀而墜，口中流血。其誠孝動人，如此之類也。多遊念慧，有得機緣，溫講而終業矣。

齊鄴下摠持寺釋惠順傳三

釋惠順，姓崔，齊人，侍中崔光之弟也。少愛儒宗，統知雅趣，長猷塵網，為居士焉。初聽《涅槃》，略無遺義，因講而睡，聞有言曰：「此解乃明，猶未為極。」心遂

遲疑，伺決其病。承都下有光律師者，廣涉大乘，文無不曉，因往洛陽，時年二十有五，即投光而出家焉。寓於門下，纂修地旨，倦無終食，歲紀相尋。證教兩途，銳鏡於心內；三持三聚，影現於神外。博見融冶，陶然有餘。講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、《華嚴》、《維摩》，並立疏記。年將知命，欲以大法弘利本鄉，即傳歸戒，情無不愜。隨有講會，眾必千餘，精誠之響，廣流東夏。故齊、趙、瀛、冀有奉信者，咸稟其風焉。僕射祖孝徵，欽尚厥德，奏為國都。年七十有二，終於鄴下之揔持寺。當終之日，身心清卓，專念平等，而為心印。

然順族胄菁華，言成世範，慧解騰譽，事義深沉。而志存順法，不局一方，衣略鮮華，食無兼味，受施尋散，情闕愛憎，形寄任緣，未依夏臘，進止在益，不顧己損，言行適時，不與物諍。故傳者具書，不敢遺其事行矣。

齊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

釋道憑，姓韓，平恩人。十二出家，投貴鄉邵寺。初誦《維摩經》，自惟歷覽，日計四千四百言，一聞無忘，乃通數部。後學《涅槃》，略觀遠節，復尋《成實》，初聽半文，便竪大義。聰明之譽，無羨昔人，致使遐邇聞風，咸思頂謁。七夏欲講《涅槃》，惟曰：「文一釋異，情理難資，恐兼虛課，謗法誠重。」八夏既登，遂行禪境，漳滏、伊洛，徧討嘉猷。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，問道之僧披榛而至。聞光師弘揚戒本，因往聽之，涉悟大乘，深副情願。經停十載，聲聞漸高，乃辭光通法，弘化趙魏，傳燈之美，罕有斯焉。講《地論》、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、《四分》皆覽卷便講，目不尋文，章疏本無，手不舉筆，而開塞任情，吐納清爽，洞會詮旨，有若證焉。故京師語曰：「憑師法相，上公文句，一代希寶。」斯言信矣。時人以其口辯方於身子也。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，春秋七十有二。將終之前，大鍾兩口，小觸而破。康存之日，願生安養，故使臨終，光尋滿室，憑獨見之，異香充庭，大眾同美。

初，憑之處道，弘護居心，經律遞講，福智雙習。骨族血親，往來頓絕，勢貴豪家，全無遊止。而乞食自資，少所恒習，袒肩洗淨，老而彌固，脛臂無服，生死齊焉。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，古今絕矣。

齊并州僧統釋靈詢傳五

釋靈詢，姓傅氏，漁陽人也。少年入道，學《成實論》并《涅槃經》，窮其幽府。又於論中刪要兩卷，注而釋之，盛行於世。後棄小道，崇仰光公，曉夕研尋，十有餘載，纖旨祕教，備知通塞。雖博知群籍，而擅出《維摩》，兼有疏記。至遷京漳鄴，遊歷燕

趙，化霑四眾，邪正分焉。而書畫有功，頗愛篇什，文筆之華，時所推舉。美客貌，善風儀。詞辯雅淨，聽者無撓。初為國都，魏末為并州僧統。齊初卒於晉陽，時年六十九矣。

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〈(法存)〉

釋法上，姓劉氏，朝歌人也。五歲入學，七日通章。六歲隨叔寺中觀戲，情無鼓儛，但禮佛讀經，而聲氣爽拔，眾人奔遶，傾渴觀聽。年登八歲，略覽經誥，薄盡其理。九歲得《涅槃經》，披而誦之，即生猒世。至于十二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。因遊相土，尋還汲鄉，又往東都，栖遑務道。神氣高爽，照曉詞論，所在推之，咸謂「聖沙彌」也。後潛林慮上胡山寺，誦《維摩》、《法華》，財浹二旬，兩部俱度。因誦求解，還入洛陽，博洞清玄，名聞伊洛。年暨學歲，創講《法華》，酬抗疑難，無不歎伏。善機問，好徵覈，決通非據，昌言勝負，而形色非美，故時人諺曰：「黑沙彌若來，高座逢災也。」後值時儉，衣食俱乏，專意《涅槃》，無心飢凍。故一粒之米，加之以菜，一衣為服，兼之以草，練形將盡，而精神日進。乃投光師而受具焉，性戒夙成，不勞師導，勤勤諦理，無失寸陰。忽聞父病，尋往覲之，既至即殂，一宿同止。明旦赴洛，度母及姊，將入鄴都，時屬大荒，投奇無措，聽法心猛，委而南旋。夏聽少林，秋還漳岸，母子相見，不覺潸然。既慧業有聞，眾皆陳請，乃講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、《楞伽》、《涅槃》等部，輪次相續，並著文疏。又偏洞算數，明了機調，綱紀法化，難繼其塵。故時人語曰：「京師極望，道場法上。」斯言允矣。

年階四十，遊化懷衛，為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，微言一鼓，眾侶雲屯。但上戒山峻峙，慧海澄深，德可軌人，威能肅物。故魏齊二代，歷為統師，昭玄一曹，純掌僧錄，令史員置，五十許人，所部僧尼，二百餘萬。而上綱領將四十年，道俗歡愉，朝庭胥悅。所以四萬餘寺，咸稟其風，崇護之基，罕有繼彩。既道光遐燭，乃下詔為戒師。文宣常布髮於地，令上踐焉。天保二年，又下詔曰：「仰惟慈明，緝寧四海，欲報之德，正覺是馮。諸鷙鳥傷生之類，宜放于山林。即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，廢鷹師曹為報德寺。」斯即碎蕩邪霧，載清佛海，當時昌盛，自古推焉。上揔擔荷，並得緝諧，內外闡揚，皁白咸允。非斯柱石，孰此棟梁哉？

且而景行既宣，逸響遐被，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，乃深懷正法，崇重大乘，欲播此釋風被于海曲，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，西徂東壤年世帝代，故具錄事條，遣僧向鄴，啓所未聞。事叙略云：「釋迦文佛入涅槃來，至今幾年？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？初到何帝，年號是何？又齊陳佛法，誰先傳告？從爾至今，歷幾年帝？遠請具注。」并

問《十地》、《智論》等人法所傳。上答略云：「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，十九出家，三十成道。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，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，便即西入，而竟不還。以此為驗，四十九年在世。滅度已來，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，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。後漢明帝永平十年，經法初來，魏晉相傳，至今流布。」上廣答緣緒，文極指訂，今略舉梗概，以示所傳。

末勅住相州定國寺，而容德顯著，感供繁多。所得施利，造一山寺，本名合水，即鄴之西山，今所謂修定寺是也。山之極頂造彌勒堂，眾事莊嚴，備殫華麗，四事供養，百五十僧。及齊破法湮，僧不及山寺，上私隱俗服，習業如常，願若□後，覲覩慈尊，如有殘年，願見隆法，更一頂禮慈氏如來，而業行精專，幽明感遂。屬隋運將動，佛日潛離，深果宿心，喜遍心府。形羸微篤，設輿坐之，袈裟覆頭，弟子扛舉，往昇山寺。合掌三禮，右遶三周，便還山舍，誦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卷訖，而卒於合水故房，春秋八十有六，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。

上形量過人，嵓然眾表，百千眾中，孤超頸現。衣服率素，納補為宗，五條祇支，由來以布，法衣瓶鉢以外，更無餘財。生不履乘，步以畢命。門人成匠，任情所學，不私己業，遍用訓人，言常含笑，罪不加杖。自上未任已前，儀服通混，一知綱統，制樣別行，使夫道俗兩異，上有功焉。制寺立淨，亦始於此。故釋門東敞，能扇清風，莫與先矣。初，天保之中，國置十統，有司聞奏，事須甄異，文宣乃手注狀云：「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通統。」故帝之特遇，事之如佛，凡所吐言，無不承用。又遵重戒禁，願常宣說，盡報行之。每至布薩晨，旦致厚供，設禮請僧。及年高聲變，恐煩於眾，歲暮之夕，猶遵此法。其奉信也如此。撰《增一數法》四十卷，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，始從一法，十百千萬，有若數林，實傳持之要術也。又著《佛性論》二卷，《大乘義章》六卷，文理沖洽，詳略有聞。又撰《眾經錄》一卷，包舉品類耳，並行於世。

有弟子法存者，本是李老監，齊天保屏除，歸于釋種。明解時事，分略有據，上乃擢為合水寺都維那。當有齊之盛，每年三駕皆往山寺，有所覲禮。六軍既至，供出僧廚，存隨事指撝，前後給濟，三宮並足。後終於隋初。靈裕法師資學有承，具之本傳。

齊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

釋道慎，姓史，高陽人。十四出家，誦聽依業。受具已後，入洛從光師學於《地論》，後稟上統而志《涅槃》。性度虛簡，風量陶然。綱網門徒，維攝大法，而為己任。每參說戒，跪聽至訖。講悟昏情，詞無繁長，智者恐其言少，愚者慮其不多，五眾愛重。故宣帝請為國都，綏撫遺法，得無虧緒。禪匠僧達、論士法靈，皆伏其辯對，至於滔滔風流，大觀時俗，則慎過之遠矣。末乘車送帝，迴返本寺，兩轅併折，不日而終於鄴城

定國寺，春秋六十有五。

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

釋僧妙，一名道妙，本住冀州，後居河東蒲坂。禁行精苦，聰慧夙成，遍覽群籍，尤通講論，而稟性謙退，喜慍不干其抱。故每講下座，必合掌懺悔云：「佛意難知，豈凡夫所測。今所說者，傳受先師，未敢專輒。乞大眾於斯法義若是若非，布施歡喜。」時以解冠前彥，行隆端達，覩其虛己，皆服其德義，眾益從之。後住蒲鄉常念寺，即仁壽寺也，聚徒集業，以弘法樹功，擊響周齊，甚高名望。周太祖特加尊敬。

大統年時，西域獻佛舍利，太祖以妙弘贊著績，遂送令供養，因奉以頂戴，曉夜旋仰。經于一年，忽於中宵放光滿室，螺旋出窻，漸延于外，須臾光照四遠，騰扇其焰，照屬天地。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，競來救之，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，皆歎未曾有也。妙仰瞻靈相，涕泗交橫，乃燒香跪而啓曰：「法界眾生，已覩聖迹。伏願韜祕靈景，反寂歸空。」於是光還螺旋，捲入瓶內。爾夜州治士女燒香，讚歎之聲，聞于數十餘里。寺有一僧，睡居房內，眾共喚之，惛惛不覺，竟不見光相，未幾便遇癘疾。咸言宿業所致，遂有感見之差。自妙之云亡，光不復現。其本佛骨，今仍在焉。昔齊武平末，鄴古城中白馬寺，此是石趙時浮圖澄所造，本為木塔，年增朽壞，勅遣修之，掘得舍利三粒，一赤一白一青，寶瓶盛之。京邑貴賤共看，心至者颯然上涌，不信戲慢者，倒傾亦不出。時俗迴邪者眾，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，曾染佛宗，勅令還俗，雖居貴望，不捨具戒，置舍利於水鉢，請乞行道，即見三枚相逐上水，旋器右行，七遍既滿，一時沉下。邕與子弟更加深信。

而妙講解《涅槃》，以為恒業，敘略綱致，久學者深會其源，分剖文句，皆臨機約截，遍遍皆異，所以學侶罕成，而為英傑者所美。化行河表，重敬莫高，延及之鄉，酒肉皆絕，現生蔥韮，以土掩覆，並非由教令，而下民自徙其惡矣。有學士曇延，承著宗本，更廣其致，具見別傳。

周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

釋慧善，幼出家。善《法勝毗曇》，住揚都栖玄寺，徵擊論道，四座驚神。會有梁末序，逃難江陵，承聖季年，因俘秦壤，住長安崇華寺。義學之美，為周冢宰見知，別修供養，敷導終老。以天和年卒於長安，時年六十。善以《大智度論》，每引小乘相證成義，故依文次第，散釋精理，譬諸星月助朗太陽，猶如眾花繽紛而散，故著斯文，名為《散花論》也。其序略云：「著述之體，貴言約而理豐。余頗悉諸作，而今覶縷者，

正由斯轍，罕人諳練，是以觸義慇勤，逢文指掌，有詳覽者，想鑒茲焉。」文多不盡。

周潼州光興寺釋寶彖傳十

釋寶彖，姓趙氏，本安漢人，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。天性仁讓，慧心俊朗，嬰孩有異。二親欲試其度，以諸綵帛、花果、弓矢、書疏羅置其前，彖便撥除餅果，止取書疏。眾共歎異，咸知必有成濟也。及年七歲，有緣至巴西郡，太守楊眺問云：「承兒大讀書，因何名為老子？」彖曰：「始生頭白故也。」眺密異之。十六事梁平西王。初為道士童子，未學佛法。平西識其機鑒，使知營功德事，因見佛經，欣其文名，重其義旨，就檢讀誦，迷悟轉分，恒求佛法，用祛昏漠。年二十有四，方得出家。即受具戒，先聽律典，首尾數年，略通持犯。迴聽《成實》，傳授忘倦，不恡私記，須便輒給，研心所指，科科別致。末又聽韶法師講，徧窮旨趣。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堂，令講《請觀音》，初未綴心，本無文疏，始役情思，抽帖句理，詞義洞合，聽者盈席，私記其言，因成疏本，廣行於世。

後還涪川，開化道俗，外典佛經，相續訓導，引邪歸正，十室而九。又鈔集醫方，療諸疾苦，或報以金帛者，一無所受，便有銜義懷德者，捨俗出家，或緣障未諧者，盡形八戒。彖雖道張井絡，風播岷峨，而志意頹然，唯在通於正法，誠心標樹，不競人物。見《大集》一經未弘蜀境，欲為之疏記，使後學有歸，乃付著經律，就山修纘。而眾復尋之，致有煩擾，再稔方就，一無留難。初至〈虛空藏品〉，於義不達，閉目思之，不覺身上空中，離床三四尺許，欻然大悟，竟文慧發，寫不供宣。據此為言，志力難擬矣。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，最初請講，大眾雲集，聞所未聞，莫不歎悅。又屬僧崖菩薩出世，為造經本，因爾傳持，至今不絕。故寶坊一學，曲被劍南。後制《涅槃》、《法華》等疏，皆省繁易解，聽無遺閡。州境皂素，生難遭想；每言：「吾命不長，唯當自勵身心，節約衣食，望引殘運耳。」故麁弊接報，弘誘為心，護生安眾，以為恒務。

忽感風疾，不言久之，命將欲絕，私心發誓：「願諸佛護念，得分付諸物。」作是念已，欻然能語，顧命子弟，誨示禍福，「吾即當去」，催作遺疏，分處衣資，信奉三寶。下筆署訖，還不能言，侍人通以漿飲，閉口拒之，疾甚，為喚佛名，便合掌在額，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，今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，春秋五十，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。初，未□之前，本所住山於五月內無故自崩，塵霧闇天，舉眾驚駭，莫測其怪。至于八月中，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，乘空北逝，幡花列前，僧眾從後，往問寺中，都無知者。當爾之時，彖正赴光興寺講，因以白之，彖曰：「此我之徵相，不預他也。」及終於此寺，果如所畧云。

齊洺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

釋曇衍，姓夏侯氏，南兗州人。初生之時，牙齒具焉，世俗異之。七歲從學，聰敏絕倫。十五擢為州都，公事有隙，便聽釋講。十八舉秀才，貢上鄴都。過聽光公法席，即稟歸戒，棄捨俗務，專功佛理，學流三載，績隣前達。年二十三投光出家，即為受戒，聽涉無暇，乃捐食息。

然於藏旨有疑，通諮碩學，並辭罔逮，遂開拓寰宇，置立規猷，顧諸徒曰：「吾從師積年，心悟未決。賴因遊意累思，豁然有據，其猶低目面牆，則冥無所解，延頸出户，則遠近斯見。」由是講事無廢，毗讚玄理，聲辯雄亮，言會時機，自齊鄭燕趙，皆履神化。雖遭緣阻，安苦無倦。常隨義學，千僧有餘，出家居士，近於五百，並恢廓道志，戒禁居心。趙郡王高叡、上洛王高元海、膠州刺史杜弼，並齊朝懿戚重臣，留情敬奉。僕射祖孝徵奏為國都，緝諧道政，不墜玄綱。而披散詞理，言尚寡要，故經文繁富者，則指摘一句，用攝廣文。時人貴其通贍鎔裁而簡衷矣。

常於暇日私恨曰：「昔在俗流，尊戒不見，遂令世人無知，污我淨戒。若不爾者，應有所得。」以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：「無常至矣！」便誦念彌勒佛，聲氣俱盡。於時正中，傍僧同觀，顏色怡悅，時年七十有九，卒於洺州盧氏宅。

自衍之生也，殊相感人，而立操貞直，心用叡約，情及濟世。故積散所拯，貧病為初，法利所被，如行先授。但見經像，必奉禮迎送，道遇貧陋，必悲憐垂泣。其謹質深信，為若此也。又恒樂聽戒，生來兩闕，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，日緣一遍，辛腥臭物，曾不臨矚，下氣逼流，身出户外，以清淨僧房，不為熏勃故也。未終之前，有夢見衍朱衣螺髮，頒垂於背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，尋爾便終。時共以為天道者矣。

陳楊都莊嚴寺釋慧榮傳十二

釋慧榮，姓顧氏，會稽山陰人也。梁高祖大通年辭親出聽，時建初、彭城，盛弘《成實》，素未陳略，即盡清辯，一眾同嗟，便開令望。而稟性虛廓，不指世務，惟以法事，餘全無叙。鄉邑二親，哀其弱喪，數因行李，寄以書信。榮得而焚之，顧諸友曰：「余豈不懷乎？廢余業也。書中但二字耳，復何開乎！」人問是何，答：「『吉凶』也。」如此積功，三十餘載，不號義龍，誓無返迹。自是專業勇鎧，聲稱彌遠，即而講悟，學者歸之。年至五十，門人亦爾，乃大弘法席，廣延緇素。時梁儲在座，素不識之，令問講者何名；乃抗聲曰：「禹穴慧榮，江東獨步。太子不識，何謂儲君！」一坐掩耳，以為愆悖之太甚也。榮從容如舊，旁若無人。

後與諸徒還歸故邑，其母尚在，餘並物故，乃喟然歎曰：「十五辭隣故，五十還故

隣。少年不識我，長老無一人。」本邑道俗欲光其價，而忌其言令也，大集諸眾，令其竪義。榮曰：「余學廣矣，輒竪恐致餘詞，任眾舉其義門，然後標據。」眾以其博達矜尚，乃令竪八十種好，謂必不能誦持。榮曰：「舉眾無人也！斯乃文繁，義可知耳。」即部分上下，以法繩持，須臾牒數，列名出體。僉雖難激，蓋無成濟。晚又出都，相仍講授。至德末年卒於揚都。

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

釋曇延，俗緣王氏，蒲州桑泉人也。世家豪族，官歷齊周。而性協書籍，鄉邦稱叙。年十六，因遊寺聽妙法師講《涅槃》，深悟其旨，遂捨俗服膺，幽討深致，出言清越，厲然不群。時在弱冠，便就講說，詞辯優贍，弘裕方雅。每云：「佛性妙理，為《涅槃》宗極，足為心神之遊翫也。」延形長九尺五寸，手垂過膝，目光外發，長可尺餘，容止肅邕，慈誘汎博，可謂堂堂然也。視前直進，顧必轉身，風骨陶融，時共傳德。及進具後，器度日新，機鑒俊拔，遐邇屬目。雖大觀奧典，而恐理在膚寸，乃更聽《華嚴》、《大論》、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、《佛性》、《寶性》等諸部，皆超略前導，統津准的。

自顧影而言曰：「余與爾沉淪日久，飄泊何歸，今可挾道潛形，精思出要。」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，即所謂中朝山是也。時山中有薛居士者，學揔玄儒，多所該覽，聞延年少知道，風悟超倫，遂從而謁焉。言謔相高，未之揖謝，薛乃戲題四字，謂「方圓動靜」，命延體之。延應聲曰：「方如方等城，圓如智慧日，動則識波浪，靜類涅槃室。」薛驚異絕，歎曰：「由來所未見，希世挺生，即斯人也。」爾後恒來尋造，質疑請義。

延幽居靜志，欲著《涅槃大疏》，恐有滯凡情，每祈誠寤寐。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，騣尾拂地，而談授經旨，延手執馬鬃，與之清論。覺後惟曰：「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，執鬃知其宗旨，語事則可知矣。」便述疏說偈曰「歸命如來藏」、「不可思議法」等。纘撰既訖，猶恐不合正理，遂持經及疏，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，燒香誓曰：「延以凡度，仰測聖心，銓釋已了，具如別卷。若幽致微達，願示明靈，如無所感，誓不傳授。言訖，《涅槃》卷軸並放光明，通夜呈祥，道俗稱慶。塔中舍利又放神光，三日三夜，輝耀不絕，上屬天漢，下照山河。合境望光，皆來謁拜。其光相所照，與妙法師大同，則師資通感也。乃表以聞，帝大悅，勅延就講。既感徵瑞，便長弘演，所著文疏，詳之于世。時諸英達僉議：「用比遠公所製，遠乃文句愜當，世實罕加。而標舉宏綱，通鏡長騖，則延過之久矣。」

周太祖素揖道聲，尤相欽敬，躬事講主，親聽清言。遠近馳萃，觀採如市。而所獲供事，曾不預懷，性好恬虛，罔干時政。大祖以百梯太遠，諮省路艱，遂於中朝西嶺形

勝之所為之立寺，名曰雲居，國俸給之，通於聽眾。有陳躬使周弘正者，博考經籍，辯逸懸河，遊說三國，抗叙無擬，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。帝訝其機捷，舉朝恧彩，勅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，及搜採巖穴遁逸高世者，可與弘正對論，不得墜於國風。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，夙承令範，乃表上曰：「曇延法師器識弘偉，風神爽拔，年雖未立，而英辯難繼者也。」帝乃揔集賢能，期日釋奠，帝躬御法筵，朝宰畢至。時周國僧望二人輪次登座，發言將訖，尋被正難，徵據重疊，救解莫通。帝及群僚，一朝失色。延座居末第，未忍斯慙，便不次而起。帝曰：「位未至，何事輒起？」延曰：「若是他方大士，可藉大德相臨。今乃遠國微臣，小僧足堪支敵。」延徑昇高座，帝又曰：「何為不禮三寶？」答曰：「自力兼擬，未假聖賢加助。」帝大悅。正遂搆情陳難，延乃引義開關。而正頗挾機調，用前殿後，延乘勢挫拉，事等摧枯。因即頂拜伏膺，慨知歸之晚，自陳云：「弟子三國履歷，訪可師之師，不言今日乃遇於此矣。」即請奉而受戒，晝夜諮問，永用宗之。及返陳之時，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，並錄以歸國，每夕北禮，以為曇延菩薩焉。初，正辭延日，預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，並抽拔奇思，用上於延，以留後別。及一經目，竟不重尋，命筆和之，題如宿誦，酬同本韻，意寔弘通。正大服焉，更無陳對，乃跪而啓曰：「願示一言，緘諸胸臆。」延曰：「為賓設席賓不坐，離人極遠熱如火，規矩之用皮中裹。」正曰：「斯則常存意矣。」帝以延悟發天真，五眾傾則，便授為國統，使夫周壤導達，延又有功。至武帝將廢二教，極諫不從，便隱於太行山，屏迹人世。後帝召延出輔，中使屢達，而礭乎履操，更深巖處，累徵不獲。逮天元遘疾，追悔昔愆，開立尊像，且度百二十人為菩薩僧，延預在上班，仍恨猶同俗相，還藏林藪。

隋文創業，未展度僧。延初聞改政，即事剃落，法服執錫，來至王庭，面伸弘理。未及勅慰，便先陳曰：「敬聞皇帝四海為務，無乃勞神？」帝曰：「弟子久思此意，所恨不周。」延曰「貧道昔聞堯世，今日始逢」云云。帝奉聞雅度，欣泰本懷，共論開法之模，孚化之本。延以寺宇未廣，教法方隆，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、五百童子之數；勅遂揔度一千餘人，以副延請。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，爾後遂多，凡前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。周廢伽藍，並請興復。三寶再弘，功兼初運者，又延之力矣。

移都龍首，有勅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眾。開皇四年，下勅改延眾可為延興寺，面對通衢。京城之東西二門，亦可取延名以為延興、延平也。然其名為世重，道為帝師，而欽承若此，終古罕類。昔中天佛履之門，遂曰瞿曇之號，今國城奉延所諱，亞是其倫。又改本住雲居以為栖巖寺，勅太樂令齊樹提造《中朝山佛曲》，見傳供養。延安其寺宇，結眾成業。勅賚蠟燭，未及將爇，而自然發焰，延奇之，以事聞帝，因改住寺可為光明也。延曰：「弘化須廣，未可自專。」以額重奏別立一所，帝然之，今光明寺是也。其幽顯呈祥，例率如此。至六年亢旱，朝野荒然，勅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，累日無應。帝曰：「天不降雨，有何所由？」延白「事由一二」。帝退，與僚宰議之，不達意故，勅

京兆太守蘇威問延一二所由，答曰：「陛下萬機之主，群臣毗讚之官，並通治術，俱愆玄化。故雨與不雨，事由一二耳。」帝遂躬事祈雨，請延於大興殿登御座，南面授法，帝及朝宰五品已上，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。戒授纔訖，日正中時，天有片雲，須臾遍布，便降甘雨，遠近咸足。帝悅之，賜絹三百段。而延虛懷，物我不滯，客主為心，凡有資財，散給悲、敬。故四遠飄寓，投造偏多。一時糧粒將盡，寺主道睦告云：「僧料可支兩食。」意欲散眾。延曰：「當使都盡方散耳。」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，大眾由是安堵。或者謂延有先見之明，故停眾待供。未幾，帝又遣米五百石。于時年屬飢荐，賴此，僧侶無改。帝既稟為師父之重，又勅密戚懿親咸受歸戒。至於食息之際，帝躬奉飲食，手御衣裳，用敦弟子之儀，加敬情不能已。其為時君禮重，又此類也。勅又拜為平等沙門，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，令彼折伏從化，或投迹山林，不敢容世者。

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，春秋七十有三矣。臨終遺啓文帝曰：「延逢法王御世，偏荷深恩，往緣業淺，早相乖背。仰願至尊護持三寶，始終莫二。但末代凡僧雖不如法，簡善度之，自招勝福。」帝聞之哀慟，勅王公已下並往臨弔，并罷朝三日，贈物五百段，設千僧齋。初延康日，告門人曰：「吾亡後，以我此身且施禽獸，餘骸依法焚揚，無留殘骨，以累看守。」弟子沙門童真、洪義、通幽、覺朗、道遜、玄琬、法常等，一代名流，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，例咸被髮徒跣而從喪，至于林所。登又下勅，於終南焚地設三千僧齋，齋訖焚之，天色清朗無雲而降細雨，若闍毗如來之狀也。大眾驚駭嗟歎，得未曾有。隋文學呂叔挺美其哀榮，碑其景行，文如別集。然延恒以西方為正任，語默之際，注想不移，侍人觀之，若在深定。屬大漸之始，寺側有任金寶者，父子信向，雲見空中幡蓋，列於柩前，兩行而引，從延興寺南達于山西。斯亦幽冥叶讚，諒非徒擬。

自延之蒞道，勢揔權衡，而卑牧自居，克念成治，解冠群術，行動物情，故為七眾心師，豈止束形加敬。及聞薨背，無不涕零，各修銘誄，讚揚盛業。時內史薛道衡白弔云：「延法師弱齡捨俗，高蹈塵表，志度恢弘，理識精悟。靈臺神寓，可仰而不可窺；智海法源，可涉而不可測。同夫明鏡，矚照不疲；譬彼洪鍾，有來斯應。往逢道喪，玄維落紐，栖志幽巖，確乎不拔。高位厚禮，不能迴其慮；嚴威峻法，未足懼其心。經行宴坐，夷險莫二；戒德律儀，始終如一。聖皇啓運，像法再興，卓爾緇衣，鬱為稱首。屈宸極之重，伸師資之義，三寶由其弘護，二諦藉以宣揚，信足追蹤澄、什，超邁安、遠。不意法柱忽傾，仁舟遽沒，匪直悲纏四部，固亦酸感一人。師等杖錫挈瓶，夙承訓導，昇堂入室，具體而微，在三之情，理百恒慟。往矣，奈何！其為時賢珍敬如此。所著《涅槃義疏》十五卷，《寶性》、《勝鬘》、《仁王》等疏各有差。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，具見別傳。

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傳十四〈 (僧猛)〉

釋慧遠，姓李氏，燉煌人也，後居上黨之高都焉。天縱疏朗，儀止沖和，局度通簡，崇覆高邈。幼喪其父，與叔同居，偏蒙提誘，示以仁孝。年止三歲，心樂出家，每見沙門，愛重崇敬。七歲在學，功逾常百，神志峻爽，見稱明智。十三辭叔，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。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禪師，見而度之。思練行高世，眾所宗仰，語遠云：「汝有出家之相，善自愛之。」初令誦經，隨事訓誨，六時之勤，未勞呼策。登為虎暴不安，攜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，每以經中大義問師，皆是玄隱，深知長有成器也。年十六，師乃令隨閿梨湛律師往鄴，大小經論，普皆博涉，隨聽深隱，特蒙賞異，而偏重大乘，以為道本。年滿進具，又依上統為和上、順都為閿梨，光師十大弟子並為證戒，時以為聲榮之極者也。便就大隱律師聽《四分律》，流離請誨，五夏席端，淘簡精麁，差分軌轍。滅諍犍度，前後起紛。自古相傳，莫曉來意。遠乃剖□約斷，位以單重，原鏡始終，判之即離，皆理會文合，今行誦之。末專師上統，綿篤七年，迴洞至理，爽拔微奧。負笈之徒，相誼亘道，講悟繼接，不略三餘，沐道成器，量非可□。乃攜諸學侶，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。眾緣歡慶，歎所未聞，各出金帛為之興會，講堂寺宇，一時崇敞，韓魏士庶，通共榮之。

及承光二年春，周氏剋齊，便行廢教，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，武帝自昇高座，敘廢立義。命章云：「朕受天命，養育兆民。然世弘三教，其風彌遠，考定至理，多皆愆化，並令廢之。然其六經儒教，文弘治術，禮義忠孝，於世有宜，故須存立。且自真佛無像，則在太虛，遙敬表心，佛經廣歎。而有圖塔崇麗，造之致福，此實無情，何能恩惠？愚民嚮信，傾竭珍財，廣興寺塔，既虛引費，不足以留，凡是經像，盡皆廢滅。父母恩重，沙門不敬，勃逆之甚，國法豈容？並退還家，用崇孝始。朕意如此，諸大德謂理何如？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，咸以帝為王力，決諫難從，僉各默然，下勅頻催答詔，而相看失色，都無答者。遠顧以佛法之寄，四眾是依，豈以杜言，情謂理伏，乃出眾答曰：「陛下統臨大域，得一居尊，隨俗致詞，憲章三教。詔云『真佛無像』，信如誠旨。但耳目生靈，賴經聞佛，籍像表真，若使廢之，無以興敬。」帝曰：「虛空真佛，咸自知之，未假經像。」遠曰：「漢明已前，經像未至，此土眾生，何故不知虛空真佛？」帝時無答。遠曰：「若不籍經教，自知有法，三皇已前，未有文字，人應自知五常等法。爾時諸人，何為但識其母，不識其父，同於禽獸？」帝亦無答。遠又曰：「若以形像無情，事之無福，故須廢者，國家七廟之像，豈是有情，而妄相尊事？」武帝不答此難，詭通後言，乃云：「佛經外國之法，此國不須廢而不用。七廟上代所立，朕亦不以為是，將同廢之。」遠曰：「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，仲尼所說，出自魯國，秦、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。又若以七廟為非，將欲廢者，則是不尊祖考。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，昭穆失

序則五經無用。前存儒教，其義安在？若爾則三教同廢，將何治國？」帝曰：「魯邦之與秦、晉，雖封域乃殊，莫非王者一化，故不類佛經。」七廟之難，帝無以通。遠曰：「若以秦、魯同遵一化、經教通行者，震旦之與天竺，國界雖殊，莫不同在閻浮。四海之內，輪王一化，何不同遵佛經，而令獨廢。」帝又不答。遠曰：「陛下向云『退僧還家，崇孝養者』，孔經亦云『立身行道，以顯父母』，即是孝行，何必還家，方名為孝？」帝曰：「父母恩重，交資色養，棄親向疏，未成至孝。」遠曰：「若如來言，陛下左右皆有二親，何不放之？乃使長役五年，不見父母。」帝曰：「朕亦依番上下，得歸侍奉。」遠曰：「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，春秋歸家侍養，故目連乞食餉母，如來擔棺臨葬。此理大通，未可獨廢。」帝又無答。遠抗聲曰：「陛下今恃王力自在，破滅三寶，是邪見人。阿鼻地獄不揀貴賤，陛下何得不怖？」帝勃然大怒，面有瞋相，直視於遠，曰：「但令百姓得樂，朕何辭地獄諸苦！」遠曰：「陛下以邪法化人，現種苦業，當共陛下同趣阿鼻，何處有樂可得？」帝理屈言前，所規意盛，更無所答，乃下勅云：「僧等且還，後當更集。有司錄取論僧姓字。」當斯時也，齊國初殄，周兵雷震，見遠抗詔，莫不流汗，咸謂粉其身骨，煮以鼎鑊，而遠神氣嵬然，辭色無撓。上統、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：「天子之威，如龍火也，難以犯觸，汝能窮之。大經所云護法菩薩，應當如是。彼不悛革，非汝咎也。」遠云：「正理須申，豈惟顧此形命。」即辭諸德曰：「時運如此，聖不能遣。恨不奉侍目下，以為大恨。法實不滅，大德解之，願不以憂惱。」遂潛于汲郡西山，勤道無倦，三年之間誦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等各一千遍，用通遺法。既而山栖谷飲，禪誦無歇，理窟更深，浮囊不捨。

大象二年，天元微開佛化，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，置菩薩僧，頒告前德，詔令安置，遂爾長講少林。大隋受禪，天步廓清，開皇之始，蒙預落髮。舊齒相趨，翔于雒邑，法門初闢，遠近歸奔，望氣成津，奄同學市。所以名馳帝闕，皇上聞焉，下勅授洛州沙門都，匡任佛法。遠辭不獲免，即而位之。而立性質直，榮辱任緣，不可威畏，不可利動，正氣孤雄，道風齊肅，愛敬調柔，不容非濫。至於治犯斷約，不避強禦，講導之所，皆科道具。或致資助有虧，或不漉水護淨，或分衛乖法，或威儀失常，並不預聽徒。自餘墮眠失時，或後及法席，並依眾戒，有罰無赦。故徒侶肅穆，容止可觀。

開皇五年，為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，此則像法再弘，桑梓重集，親疏合慶，何以加之。七年春往定州，途由上黨，留連夏講，遂闕東傳。尋下璽書，殷勤重請，辭又不免，便達西京。于時勅召大德六人，遠其一矣，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，親臨御筵，敷述聖化，通孚家國。上大悅，勅住興善寺，勞問豐華，供事隆倍。又以興善盛集，法會寔繁，雖有揚化，終為事約，乃選天門之南，大街之右，東西衝要，遊聽不疲，因置寺焉，名為淨影。常居講說，弘叙玄奧，辯暢奔流，吐納自深，宣談曲盡。於是四方投學，七百餘人，皆海內英華，法輪前轍，望京趣寺，為法道場。但以堂宇未成，

同居空露，蘧蒢庵舍，巷分州部，日夜祖習，成器相尋。雖復興善諸德英名一期，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，莫高於遠矣。形長八尺五寸，眼長二寸，□有九圍，十三幅裙，可為常服。登座振吼，雷動蟄驚，充愜群望，斯為盛矣。

開皇十二年春，下勅令知翻譯，刊定辭義。其年卒于淨影寺，春秋七十矣。冕旒哀感，為之罷朝。帝吁嗟曰：「國失二寶也。」時遠與李德林同月而喪，故動帝心。自遠括髮尋師，本圖傳授，周歷兩代，化滿八方，著疏屬詞，彌綸終始，承習開悟，櫛比塵連，同範時朝，得稱方駕。初，見病數日，講堂上棟脊無故自折，相顧颯然，知必不損。及大漸之日，端坐正神，相如入定。侍人不覺其卒，忽聞室有異香，咸生疑怪，屬之以纊，方悟氣盡。昔在清化，先養一鵝，聽講為務，頻經寒暑。遠入關後，鵝在本寺，栖宿廊廡，晝夜鳴呼。眾僧患之，附使達京，至淨影大門放之，徑即鳴叫騰躍，入遠房內。爾後如前馴聽，但聞法集鍾聲，不問旦夕，覆講竪義，皆入堂伏聽，僧徒梵散，出户翔鳴。若值白黑布薩，雖聞鍾召，終不入聽。時共異之。若遠常途講解，依法潛聽，中聞汎及餘語，便鳴翔而出。如斯又經六載，樂聽一時不虧。後忽哀叫庭院，不肯入堂。自爾二旬，遠便棄世，即開皇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矣，俗年七十，僧臘五十。又，當終之日，澤州本寺講堂眾柱及高座四腳一時同陷，僉議以感通幽顯。兩寺勒碑，薛道衡製文，虞世基書，丁氏鐫之，時號為三絕。

初，遠周聽大乘可六七載，洞達深義，神解更新。每於鄴京法集，竪難罕敵，由此名冠遠近，異論所推。既而勤業曉夕，用心大苦，遂成勞疾，十五日內覺觀相續，不得眠睡，氣上心痛，狀如刀切，食弱形羸，殆將欲絕。憶昔林慮巡歷名山，見諸禪府，備蒙傳法，遂學數息，止心於境，剋意尋繹，經于半月，便覺漸差，少得眠息，方知對治之良驗也。因一夏學定，甚得靜樂，身心怡悅。即以己證，用問僧稠。稠云：「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，若善調攝，堪為觀行。」遠每於講際至於定宗，未嘗不讚美禪那，槃桓累句，信慮求之可得也。自恨徇於眾務，無暇調心，以為失耳。

七夏在鄴，創講《十地》，一舉榮問，眾傾餘席。自是長在講肆，伏聽千餘，意存弘獎，隨講出疏。《地持疏》五卷，《十地疏》十卷，《華嚴疏》七卷，《涅槃疏》十卷，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、《壽觀》、《溫室》等，並勒為卷部，四字成句，綱目備舉，文旨允當，罕用擬倫。又撰《大乘義章》十四卷，合二百四十九科，分為五聚，謂教法、義法、染、淨、雜也，並陳綜義差，始近終遠，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，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。自遠之通法也，情趣慈心，至於深文隱義，每丁寧頻復，提撕其耳，唯恨學者受之不速，覽者聽之不盡，一無所惜也。是以自於齊朝至于關輔及畿外要荒，所流章疏五十餘卷，二千三百餘紙，紙別九百四十五言。四十年間曾無痾疹，傳持教導，所在弘宣，並皆成誦在心，于今未絕。本住清化，祖習《涅槃》，寺眾百餘，領徒者三十，並大唐之稱首也。而遠勇於法義，慈於救生，戒乘不緩，偏行拯溺，所得利養，並供學徒，衣

鉢之外，片無留惜。

嘗製《地持疏訖》，夢登須彌山頂，四顧周望，但唯海水，又見一佛像身色紫金，在寶樹下北首而卧，體有塵埃，遠初則禮敬，後以衣拂，周遍光淨。覺罷，謂所撰文疏頗有順化之益，故為此徵耳。又自說云：初作《涅槃疏》訖，未敢依講，發願乞相，夢見自手造塑七佛、八菩薩像，形並端峙，還自繢飾，所畫既竟，像皆次第起行。末後一像彩畫將了，旁有一人來從索筆，代遠成之。覺後思曰：「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。」乃廣開敷之，信如夢矣。又，未終一年，夢見淨影長竿自倒，燈耀自滅；便至歲日，所使淨人小兒二人手放從良，分處什物，並為功德。又，勅二時講前，令大眾誦般若波羅蜜咒，限五十遍，以報四恩，初不中怠。又傷學眾不能課力，每因講曰如此正義，須臾不聞，識者以為達宿命也。

及覺輕，貶於房外，香湯洗浴，即在外宿，至曉入房食粥，倚牀而卧，問曰早晚，答云：「今可卯時。」乃曰：「吾今覺冷氣至□，去死可二三寸在，可除倚牀。」自跏其足，正身斂目，不許扶侍。未言其卒，驗方知化，香若栴檀，久而歇滅。後乃卧之，手足柔軟，身分並冷，唯頂上暖焉。

有沙門智猛者，相人也，伏佩法教，每蒙延及，故疏為行狀，擬學者所承。猛談說有偏，機會稱善，振名東夏云。

續高僧傳卷第八